

■簡陋的校園，為孩子開啟未來之門。 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珏攝



民工子弟志志過六一

學校朝不保夕 留城返鄉兩難

今天是「六一」國際兒童節，全球孩子的嘉年華日。身處北京城市邊緣的流動兒童，也以燦爛笑臉迎接大日子，然而懷着的卻是一夥忐忑不安的心。北京市為解決農民工子女的教育問題，去年大規模關停「無證」打工子弟學校，逾8,000名學生被安排進公立學校就讀。然而仍有約2,000名學生沒有到學校報到，五所打工子弟學校因新校學位不足，而被告知可在原址繼續辦學。這些「無根兒童」流轉在朝不保夕的打工子弟學校，沒法融入生活多年的大都市，如同其勞碌奔波的父輩，在一輪又一輪轉學、回鄉還是留城的抉擇中，過早地品嚐人生冷暖，而其身後，則是已經回不去的故鄉。

■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珏

從繁華的北京南城一路往南，高樓、車流漸次稀少，經過一片又一片參差不齊的莊稼地，到達京郊大興區新建鄉。沿崎嶇小路前行，在一排民房中間，可見一扇敞開的門，上面裝裱着四個金色大字——「田園學校」，這是目前北京碩果僅存的幾所「無證」打工子弟學校。去年，北京市掀起一股聲勢浩大的民工學校關停風潮，有關部門原定在朝陽、海淀、大興三個區取締24所「無證」打工子弟學校，但因為各區提供的10多所安置學校承載能力基本逼近極限，大興區計劃取締的4所打工子弟學校，被政府告知延期清理、在原址繼續辦學，因而田園學校、育紅學校等最後奇跡般「劫後餘生」。

這裡是北京南部典型的城鄉結合地，周邊緊鄰一個大型蔬菜批發市場——新發地，所以學校裡的學生家長絕大多數都是外地在京承包田地種菜的菜農。這裡沒有大城市學校應有的滑梯，沒有塑膠跑道，沒有光聲影俱全的小禮堂，但是這個逼仄的天地裡承載了他們全部的童年和歡笑。

六一來臨，校方在操場裡佈置了一個簡單的小舞台，準備在兒童節當天組織全校500多名師生一起搞慶祝活動。

時值午休時間，剛吃完中飯的孩子們顧不上休息，穿上並不華麗的服裝，興致盎然地綵排着《感恩的心》——「我來自偶然，像一顆塵土，有誰看出我的脆弱。我來自何方，我情歸何處，誰在下一刻呼喚我……」

留城學費貴 回鄉無親人

與低年級小朋友不諳世事的快樂相比，已經六年級的小雲（化名）則多了一些「成長的煩惱」，她心事重重地趴在午後的課桌上，對窗外的歡慶氣氛置若罔聞。這位來自山東荷澤的姑娘，再過幾個月就要小學畢業，「小升初」的變化令十三歲的她面臨回鄉還是留城的艱難抉擇：「在北京上初中，學費貴，沒門路也上不了，但是回到老家，家裡人都出來打工了，已經沒有親人了……」

小雲的父母也是在田園學校附近承包田地種菜的菜農，十幾年前從山東舉家離鄉，在北京京郊辛苦謀生勞作。小雲就出生在北京，從幼時在田園嬉耍再到長大學，基本沒有離開過京城，老家荷澤對她而言只是一個熟悉而又陌生的名字，「從小到大，只回去過一次，那次我哥結婚，在家裡呆了一天，外面是什麼樣都沒怎麼看。」

無高考資格 求學路彷徨

嚮往成為「北京人」、周末就進城去看「鳥巢」、「水立方」的小雲求學北京也是一波三折，上了六年學，這個田園學校已經是她第三次轉校——開始在康明學校，上了一年就被拆了；接着轉到經緯學校，每次要坐車半小時，路上很不安全；最後來到田園學校，雖然單程需要步行二十分鐘，且都是小山路，但已經是比較理想的選擇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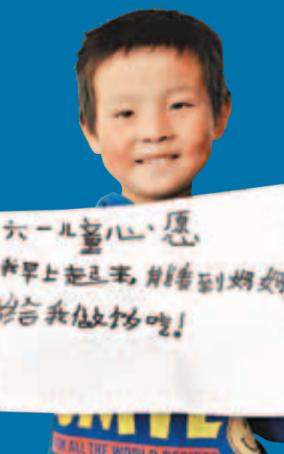
然而儘管顛沛流離，小雲依然不願意回老家，「我在老家連個親戚、朋友都沒有，一個人回去幹嗎呀！」不過小雲的父母卻另有想法，在北京就算能上初中，到高中卻面臨更大困境，因為北京不接受非京籍考生高考，到時候還是回老家一條路。小雲說，「我本來想跟着父母賣菜得了，但是他們想讓我繼續上學，學文化、考大學，不要再像他們那樣繼續打工……」眼看着屬於自己的節日即將到來，她卻毫無歡樂心情去面對，繼續沉浸在進退兩難的糾結中。

殺校劫後餘生 校長心有餘悸

田園小學校長張明瑞對記者的到訪，既客氣又忐忑，他多次表示，希望不要再寫打工子弟學校條件差、學生生活苦的報道，「這樣對我們只有壞處沒有好處」。他強調，自己的學校硬件完全合格，曾花費數十萬元進行了加固，達到了抗8級地震的要求，在校舍改造之後還安裝了報警器，「一旦有火災等情況，一按鍵就可以報警」。在其校長辦公室，則在明顯位置擺放着北京市衛生局頒發的「食品安全等級B級單位」的牌匾，顯示食品安全完全無虞。在學生人文教育方面，他們則引入《弟子規》等傳統經典進行講讀，鼓勵孩子樹立良好健康的價值觀。

這位已經在此地「非法」辦學13年，去年上了取締榜、最後一刻「起死回生」的民辦校負責人，儘管時至今日其學校依然正常運轉，但如履薄冰的心情，溢於言表：「去年政府只說對我們延期清理，但最終意見怎麼樣，今年會有什麼變化，一切都不知道。」

留守兒童的六一心願



千萬兒童進城 地方不堪重負

進城務工農民子女教育問題，是中國城市化進程中的衍生現象，但在當前卻成了一個重大而複雜的現實問題。據最新資料表明，目前，全國外出務工農村勞動力已超過1.5億，隨父母進城的、在城市接受義務教育的流動兒童達1,167萬。在流動人口集中的大城市，流動人口及其子女的義務教育規模更為驚人，僅北京市就接近50萬。

京城50萬隨遷子女 34萬進公校

北京市教委去年公佈的數字顯示，截至2011年秋季開學，北京市義務教育階段隨遷子女已達約47.8萬人，達歷史新高。相關負責人表示，在隨遷子女數量急劇增加的情況下，北京市堅持以「流入地政府、公立學校為主」的方針，目前在北京公辦學校就讀的約33.9萬人，佔總數的70%。

自2002年以來，北京先後出台了12個有關做好隨遷子女教育工作的政策文件。

政府承諾 不讓一個學生失學

儘管有關主管部門做了重重努力，但因諸多歷史沉疴和現實原因，北京打工子弟的上學問題依然沒有圓滿解決。去年8月，北京市集中整治打工子弟學校，最終關停朝陽、海淀、大興三個區19所打工子弟學校，涉及在讀學生10,500名。雖然政府給出「保證不讓一個就讀的學生失學」的承諾，並免除各種限制，但依然有1,896名學生出於各種原因不去公立學校報到，佔分流學生的18%，他們或被萬般無奈的父母送回老家上學，或留在堅守不拆的學校成為「上一天算一天」的「釘子戶」。即使被幸運分流到公立學校的孩子，也因為求學環境和生活節奏的突然巨變，令全家不得已背上轉學帶來的不菲成本。

北京市教委有關負責人坦言，學生分流安置確實面臨兩難。一方面政府有義務解決孩子的讀書問題，另一方面又要考慮人口控制。

流動兒童數據

地區	年份	人數
北京	2000年	8.5萬
北京	2005年	28萬
北京	2010年	43.4萬
北京	2011年	47.8萬
全國	2011年	1167萬

製表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珏

■孩子們為六一國際兒童節綵排歌舞《感恩的心》。

解決求學難 須加大撥款

北京專家表示，從目前實施的過程及效果來看，有關部門對打工子弟學校採取的「分流一批、規範一批、取締一批」的解決方案，仍是權宜之計，並非長久之策。如何切實落實農民工子女的受教育權，避免打工子弟學校陷入「關了又開、開了又關」的惡性循環，需要加大財政支持、加強分類管理、轉變教師管理體制等措施多管齊下。

制定針對性新標準

長期研究農民工子弟義務教育問題的維權律師張志強對本報指出，打工子弟學校雖然簡陋、教學質量不盡人意，但因為其辦學靈活、入學門檻低、具備地理優勢，依然有很大需求，因此政府應在努力讓更多的打工子弟入讀公辦學校的同時，也要鼓勵、積極探索多元化的辦學模式，規範與管理打工子弟學校，根據客觀的現實條件制定專門針對打工子弟學校的新標準，納入統一管理，並監管其教學質量。

近年來中央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文件，努力解決農民工子女的教育問題，明確規定農民工子女教育「兩為主」政策，即是以公辦學校為主，以流入地的政府為主，然而多年來無法很好地落實。

加大中央省級統籌

著名教育專家、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（見圖）接受本報採訪時認為，大量湧入的農民工子女由於沒有戶口，並未被列入當地的教育發展規劃之中。調研發現，農民工子女的教育經費沒有得到中央財政的轉移支付資助，也沒有戶籍所在地的撥款，完全依靠當地的區財政撥款，導致流入地政府的財政壓力很大，積極性也難以長期維持。他認為，要讓流動兒童不受限制地接受義務教育，應加大中央和省級財政對義務教育的統籌力度，在部分發達國家，中央財政對義務教育經費的保障力度達到70%左右。

熊丙奇建議進一步建立學費隨學籍走的制度以及教育券制度，即流動兒童的學費可從流出地轉入流入地，或他們可以拿着國家、省市的教育券求學，這就既維護了流入地政府的積極性，也體現了流出地政府的責任。